

# 澳華新文苑

第1220期(A)

## 以互鑒互補共建 新詩和舊體詩整體文化生態

——兼談當代詩詞創作如何吸收新詩養分 莊偉傑

如果說，中國古代的詩詞，作為農耕時代的產物，是人們表達情感意旨和認識世界的有效方式，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與鮮明的民族特色，而《詩經》開創的抒情傳統（詩言志）則深刻地影響著整個中國詩歌史，雖然後代的詩歌九流百派，千匯萬狀，但抒情總是其最根本的主流，而且包含著超越實用功能的意義。那些優秀的古典詩詞名篇之所以影響深遠且流傳至今，是因為用精氣神的鑄造，凝聚成漢語的詩性智光，呈現出一個民族的苦難與輝煌、滄桑與記憶，始終延伸在民族文化的血脈之中，同時以閃爍著人性光輝和審美魅力的漢語智慧而彪炳史冊，從而形成了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詩意生存方式，構成為一個擁有優秀詩歌傳統的國度。所有留存的寶貴遺產和精神資源，我們不妨稱之為“遠傳統”。那麼，崛起於五四時期的中國新詩，作為現代文明的產物，從“詩體革命”到“詩學革命”，從發軔之初提出的“語言是白話的”和“文體是自由的、不拘格律的”兩項基本原則出發，儘管最初是從形式入手的，或者說是從西方移植而來的，卻充分體現了應對新的時代、包容新的觀念，勇於打破束縛思想的鐐銬枷鎖的現代意識和創新精神，並賦予一種拓展性的詩歌文化景觀和藝術特征。經歷了一個世紀的探尋、實踐、思考、積累和更新，不斷加以強化和壯大，由此構成為獨立自足的美學原則和自由的藝術天地，並逐步建立了新詩自身的傳統，我們姑且稱之為“近傳統”。

然而，我們常常聽到另一種聲音，有些人抱著虛無主義態度不願承認新詩自身已然形成的傳統，或輕率地否定百年新詩尚未形成或沒有自己的傳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詩在艱難的探索與行進中同樣汲取了古典詩詞的營養，即在現代與傳統、東西方文化的碰撞與交融中鑄鑄新肌。詩歌，是語言的黃金，是最注重語言的藝術，用漢語智慧書寫的新詩，在有形與無形之中已先天性地烙印自身的文字思維方式、漢語詩性智慧和民族文化審美趣味等元素；而作為一種“有意味”的藝術形式，用漢語書寫的新詩同樣與本土（國）的意識形態、精神氣質、價值取向、文心意蘊和思想觀念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繫。確切地說，同以漢語書寫的現代新詩（白話文）和古典詩詞（文言文），本身就纏繞著一種“剪不斷”的血緣關係。換句話說，漢語新詩的血管裡始終流淌著中國文化的艷艷靈氣，在某種意義上承續了古典詩詞的精神文化血脈。一言以蔽之，傳統的中國詩詞命脈並沒有在新詩的生命形態中切斷，而是伴隨著語言文字在繁衍中不斷傳承和延展。

誠然，從時間維度上看，百年來漢語新詩所取得的成就，與擁有長達三千年悠久歷史

的詩歌傳統相比，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從空間維度上說，應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拓展性創新。那些閃耀於詩歌星空且顯示出經典氣質的新詩人新作品不勝枚舉，便是最佳的明證，不論是或為理想或為人生或為人性或為自然或為內心而藝術，大多是在融匯中西詩歌傳統的基礎上進行歷史性的展開。盡管在持續運行過程中，新詩未能盡如人意地調動和利用外來詩歌及其文化資源，激活和豐富自身的形態。但不可否認的是，漢語新詩在追求、探險、尋找和創造的路上充滿種種的可能性，讓我們不斷被體驗著的歷史的、文化的、審美的新趨勢，步步為營地走向更加堅實和理想的新境地。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作為“遠傳統”的古典詩詞，還是作為“近傳統”的現代新詩，都是詩歌中國不可或缺的精神文化資源。我們從百年新詩的藝術流程和實踐經驗可以看出，一方面，漢語新詩在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中，大方向總是堅持民族精神本位，堅持原創性文化立場，並作為我們自身的和時代精神的見證；另一方面，在新詩文體建設上，不斷地行走在自由與格律變奏的藝術實踐中探索自身形式。這些世紀性的經驗，我們皆可理解為新詩構築的“近傳統”。

在筆者看來，詩固然有新舊之分，形式（文體）之別，但並不也不應相互排拒，詩只有優劣高下之差異，無論從詩的本體特質、演變流程和創作實踐而言，還是從接受主體（讀者）和特定時代要求來加以觀照。從大歷史觀看，現代新詩與舊體詩詞完全可以置於詩歌藝術本體坐標上，彼此間進行互鑒互補、互動互促，共建詩歌整體的文化生態。新詩可以向古典詩詞學習和借鑒以滋養以豐富以壯大，同樣的理由，延續至今的當代詩詞創作，也可以返顧自身並向新詩吸收養分，解放思想，更新觀念，以此激活和促進當代詩詞創作的生存空間。

真正的詩歌，都是用生命、用心靈、用智慧書寫的，而非局限於生活事實。畢竟，詩是一種表現而非再現的藝術。由此可見，只有在立足現實又超越現實的節點上，接續傳統並向傳統借鑒的同時，進行富有開拓性與創新性探索的藝術實踐，讓新詩的超越氣質充分呈現出生命的精神氣質，方可開拓漢語詩歌新的可能性。從詩歌文本內容來看，指向的是超越於具體物象的、超越於現實與物質之上的乃至超越於個人、種族、國家的時空共享，徑直指向個體靈魂、命運意識和人類關懷。當然，所謂的超越並非無視現實，而是在關注與體察中進行審美升華。記得英國作家哈代說過，詩歌是“所有富有想象力和感情文學的精華所在”。

（未完）

### 望廬山瀑布

千萬別信李白這貨胡扯 什麼飛流直下三千尺 若不是被逼上絕路 誰願意粉身碎骨 實在是有辦法	八百萬禁軍教頭 娘子被衙內戲耍 押解刑房路上 二解差要索他命 他才出手火燒山神廟 一桿紅纓槍挑一酒葫蘆 風雪迷茫不知前路在何方 好漢楊志蹲在街口賣刀 被牛二欺負只有殺他 你說他們不上梁山去哪 英雄落難才及擊	實在是有辦法 一表人才的孔子 一生如喪家之犬 民權的花子種二畝破地 窮的整天神神叨叨 老子雖察破天機 但學問大不如雞雞大 也只能騎個青牛 江湖上胡球轉悠 家裡所有銀子湊一塊	也買不起一輛寶馬 蘭考縣王玉堂村的傻屌曹天 從小就尿的高 現在都尿到褲子上了吧 走路東倒西歪卻還罵路不平 自古人間就這鳥樣 實在是有辦法
--	---	---	--

曹天

## 夏兒《靜靜的海牙》研討斷想（之五）

### AI寫作：關於文學未來的展望

上世紀九十年代，作為從中國來的留澳學生的一員，夏兒曾在悉尼《東華時報》發表過長篇散文《尋找畢加索》，一時令人矚目，但那時她畢竟很少寫作，一般定位為畫家。2008年3月，她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望鶴蘭》，現在，她第二部長篇小說《靜靜的海牙》出版了，如大家所說，又是一部傑作。可以說，夏兒是澳華文壇的一個縮影，她和其他許多澳華作家詩人一起，又一次證明了澳華文學是一塊“不斷崛起的新大陸”。澳華作家田地曾在一次研討會上說，如果出現五個十個唯韜，澳華文學的黃金時代便如期而至。是啊，如果唯韜、夏兒、西貝、布文、沈志敏、映霞、武陵驛、歐陽昱……等等澳華作家詩人多寫出優秀作品，澳華文學便將迎來它的黃金時代，整個文壇將是繁花似錦，欣欣向榮，一片生機，在華文文學世界展現耀眼風采。

但是，展望未來，我不得不想到擺在所有寫作人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就是AI寫作。

前面講到，夏兒的《靜靜的海牙》繼續她在《望鶴蘭》的風格，這是她的長處。她這種文如其人的狀態，很難改變。對大多作家來說，也是這樣。布封那句話，“風格即是人”或“風格即人格”，正是強調風格與作者之間的內在聯繫，認為風格不是可以隨意模仿或改變的，而是作者個性的自然流露和體現。就像一個人的外貌和言談舉止會反映出他的內在一樣，一個作家的作品風格也會反映出他的內在在世界。因此，“風格即是人”這句話也常常被用來強調作品的獨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以及作家創作的真誠和個性。

而現在，大家都看到，AI 完全可以以極高速度輕而易舉地幫助作家創作與自己原本氣質風格迥異的作品，而且這正是AI在寫作輔助中的一大優勢。

為什麼AI能做到風格“變身”？因為AI有海量風格學習能力，可以接觸並模仿各種文體、風格、語氣——例如從村上春樹式的疏離、到魯迅式的鋒利、再到王小波式的調侃……等等。人類作家可能有偏好，但AI沒有情感負擔，可以靈活切換。從結構到細節的掌控力，AI表現得非常強大，不僅模仿語言風格，也能掌握節奏、敘事結構、角色語言、象徵用法等深層要素，讓“風格變形”更徹底，而不僅僅是語言口吻的變化。

現在已經出現“協作式創作”。作家可以告訴AI：“我想寫一篇像卡夫卡風格的短篇小說”，AI便生成初稿，作家再修改細節，就像化身另一位作家。這樣，如果你想模仿某位作家的風格寫作，提供類似文本，AI模仿其語氣、句式、節奏；如果你想嘗試不同題材（如科幻、懸疑），AI能補足知識盲區並生成結構清晰的情節；如果你感覺自己寫出來的太“像自己”，AI提供風格對比版本，讓作家跳出慣

性；如果你希望挑戰多語言或古文風格，AI可以翻譯、改寫為文言文、拉丁文……等等特殊形式。

你想高效利用AI來“變風格”嗎？請給AI輸入你想模仿的作家或風格的樣本，就達到更精准的效果。請給AI明確需求，是想要更冷峻？更詩意？更口語化？說明白，AI便更懂你。AI接受初稿的“異質性”，有時候風格跳躍大，反而更能激發靈感。

今天，AI正以驚人的速度成長，平均每七個月能力就翻倍，一步步形成自身研發，AI打造AI，出現自主意識，在各個領域開始全面滲透、影響、參與人類生活。這樣下去，將會出現何種狀況，都很有可能。至於文學寫作，對於AI，我相信很快那將不過是小菜一碟。這樣，借助AI，一個寫作人——不管是什麼氣質的寫作人——既能製作出像《追憶似水年華》那樣充滿出色的心靈追索、細膩的人物刻畫以及卓越的意識流技巧的作品，像一首由多種主題構成的交響樂，愛情、嫉妒、死亡、回憶、時光，時而交叉重疊，時而又分離開來，讓人感慨萬千；也能製作出像《靜靜的頓河》那樣的波瀾壯闊跌宕起伏的史詩般的長卷，講述一群人在家國的動蕩與歷史的變遷中掙扎求存，人性的善與惡、溫暖與殘酷在他們身上以最純粹鮮明的色彩閃動著……

對文學創作來說，不知這是喜訊還是噩耗？是讓寫作人盡情發揮生產輝煌還是使他/她成為坐享其成的日漸萎縮者？或者換一個角度思考，未來的人類，將會越來越離開我們今天之所以成為“人”的屬性了。

再回到夏兒。如此這般，未來某年，某一日，在悉尼市中心一座大廳，一位叫做夏兒的女士，青春靚麗，容光煥發，向大家展示她最新出版的分上中下三部曲的一部長篇小說。評論家介紹，這部長達一百萬字的作品，手法複雜多變，情節詭秘莫測，充滿政治權謀，國際紛爭，又有恐怖暴力，色情陷阱，而且，還卷進平行宇宙量子糾纏什麼的……

大廳裡，人聲鼎沸，爭論熱烈，有人企圖從夏兒新著找出多年前她寫出的《靜靜的海牙》或《望鶴蘭》的蛛絲馬跡，結果毫無頭緒。許多人心裡納悶：她還是夏兒嗎？

（根據2025年7月6日夏兒《靜靜的海牙》研討會上的發言擴展定稿。）

何與懷



2025年7月6日，何與懷博士在《靜靜的海牙》新書發布會上和夏兒合照。